



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The Foundation for **Excellent Journalism Award**

第三屆卓越新聞獎

平面媒體類 新聞採訪報導獎

得獎人：梁玉芳

得獎作品：南洋新婦過台灣系列報導（93/7/26-30 刊載於聯合報）

目錄

前 言	南洋新婦改寫台灣人臉譜
第一篇	婚姻移民 台灣第五大族群
第二篇	跨國婚姻 雙方都在賭
第三篇	媽媽的母語 學校沒教
第四篇	認方塊字 順道解鄉愁
第五篇	她們的辛勞 誰來算帳？
第六篇	孩子都長大了 移民署還未誕生
第七篇	女兒受虐 村人哭了
第八篇	一個台灣女性的觀想
第九篇	台灣老公真情告白
第十篇	越南農夫吳文廉
第十一篇	Toro 妹真情告白

前言 南洋新婦改寫台灣人臉譜



大眼睛、深輪廓，新女性移民和她們的下一代，正在改變台灣人的臉譜。／記者張天雄攝影

最近十年，一波新的「過台灣」熱潮興起，主角換成了南洋及大陸的女性，來台嫁作台灣新婦，她們正在書寫一頁台灣新移民史。

今天的台灣，每個月增加一千名越南妻子，每年增加一萬七千名外籍配偶；每三對結婚新人裡，就有一對是跨國婚姻。每八名新生兒就有一人母親是來自南洋或大陸。台灣外籍及大陸配偶已有卅一萬人。

女性新移民補充了台灣婚姻與勞動結構的空隙，也改變了「台灣人」的定義。但是，我們準備好了嗎？

「清偶專案」、「補助結紮」、「外籍新娘別生太多」，出於懷疑與歧視的政策與言論，是人權政府目前對外籍配偶與新台灣之子的回應；越南的段氏日玲、巴拿馬的萊蒂希亞，真是受虐外籍妻子的特例？正如陳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說的：不管我們的母親來自越南或者台南，每一個人都擁有同樣的地位和尊嚴。本報今起推出「南洋新婦過台灣」看見女性新移民」系列報導，和大家一起認識我們生活周遭外籍台灣新婦的形影和心情。

第一篇 婚姻移民 台灣第五大族群

越南每月千人嫁到「新大陸」，四處攏是混血兒，離島漁村、山中果園、夜市小攤，都有她們的身影。



等著嫁台灣

縱使背後布告欄上，都是台灣法院寄來的離婚判決或出庭通知，還是有許多越南女子排隊等簽證，期待跨海嫁台灣，追尋人生幸福。／記者黃義書攝影

胡志明市，從法國殖民時代就種下的成排參天大樹，大概對腳下這樣的場景已見怪不怪了吧：早晨不到八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白色圍牆外，早已人車雜沓，長長的人龍在入天古樹和白牆間逶迤前進。越南女子傍著台灣郎排隊，小販機伶地穿梭叫賣一包包的「台灣檳榔」和「台越會話手冊」。

看對眼 比手劃腳嘛也通

一對對男女，比手劃腳問對方：要不要喝水，熱不熱？他們已經決定：「我們要結婚。」他們是來辦結婚面談和簽證的。

卅歲、來自台北縣貢寮的鄭文傑是其中之一。曬得黝黑皮膚和分明的五官讓他看來像印度明星，在人群裡和他白皙、美麗的未婚妻，廿歲的黎氏麗站在一起，十分搶眼。

「在台灣談了五、六次戀愛，太累了。」鄭文傑說，決定娶「越南的」，母親哀怨地說：「生你這呢緣投，哪會要去娶外國仔？」但來越南見到黎氏麗，母親也「呷意」，她說阿麗看來「乖乖的」，不像兒子以前交的，「一個星期刷附卡刷廿幾萬元」。

鄭文傑說，「一看到阿麗，我的心砰砰跳。就決定了。」他開怪手趕工地，一天可賺六七千元，不用談戀愛，看對眼就結婚，「足幸福喔！」

台灣郎 一表人才多得是

這是台灣郎下南洋娶親的新典型。在過去「不是老就是殘」的刻板印象之外，年輕化、學歷高、漸都會區，是近年台灣郎的新趨勢；跨國娶親，由「不得不」的需要，已成「幹嘛不去？」的風潮。「好手好腳的，一表人才的，多得是。」另一名準新郎劉志鴻說。

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吳建國說，「我們一個月至少辦一千名越南小姐嫁到台灣去」，每年以一萬三千名的速度增加，估計兩年內，在台越南女子就會突破十萬人。再加上印尼、柬埔寨，還有為數更多的大陸配偶，一群以女性為主的新移民大軍，已藉著婚姻悄然進駐台灣社會。

唱鄉歌 吆喝吃越南河粉

越南女孩的歌聲，在南投縣鹿谷鄉，海拔七百公尺的凍頂茶園響起。摘著台灣國際招牌產物的「凍頂烏龍茶」，嫁到台灣第三天，越南女孩阿福就背著茶簍、雙手拇指黏上刀片，在晨霧中成了曾經象徵台灣意象的採茶女。

隨著女性移民潮，台灣採茶女斗笠下的臉譜已經不同：有越南女子的白皙臉龐、泰國小姐的幽黑大眼、還有印尼姑娘的褐色微笑。唱響茶園的山歌，在客家歌謠之外，多了泰國小調、印尼民歌。不同國籍的採茶女群聚各自用母語交談；收工後，吆喝著：去吃越南河粉，捧同鄉的場啲。

山頂茶園裡採茶女的臉譜與歌謠的變化，正是台灣社會人口變貌的縮影。

十多年來，從離島的澎湖、小琉球漁村，到台灣中央山脈裡的水蜜桃園；從都會邊緣的菜攤上，到夜市藥燉排骨、沙嗲的攤子後頭，**都有她們的身影**。越南國語、印尼腔的客家話，聲聲提醒：芋頭、番薯之外，還有一群女性移民，在台灣社會底層，注入她們的生命力，更為台灣喊得震天價響「族群融合」口號提供試煉。

根據內政部最新調查，藉婚姻在台灣生根的女性新移民約卅一萬人，包括大陸配偶廿萬人、東南亞配偶十一萬人，人數足可成立一個市鎮，或支持出十多個立委；再加上她們所生的「新台灣之子」，將改寫台灣族群輪廓。

衛生署統計，每百名新生兒就有八名是外籍配偶所生，為台灣疲弱的生殖力打了強心針。「如果沒有她們的生產報國，台灣人口老化得更快。」社會學者薛承泰說。

「現在，我們鄉下，四界攏嘛是『混血兒』。」花蓮縣客家村落豐田村娶越南太太的青年阿風說。他本是外省「芋仔」加客家「番薯」，據說外婆那一系可能有平埔或阿美族的血統。他對家族歷代「品種改良」很有信心。

「台灣原本就是移民社會，」研究移民與移工的中興大學副教授王宏仁說，只是我們習慣了「漢族中心」思考，爭做台灣主人，忘了大家原本都是移民。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系教授周素卿曾對學生做個小調查：「親戚朋友有人娶外籍配偶的，請舉手。」結果，六七十人的班，幾乎三分之二的學生都舉了手，連她都驚訝。外籍聯姻已是普遍經驗了，但台灣社會在政策上、心態上都準備好了嗎？實情是，許多人視外籍配偶為「外來種入侵」，「影響人口素質」的指責一直跟著女性新移民。

添新血 生育歧視跟著來

台灣第一個外籍配偶組織「南洋姊妹會」理事陳雪慧說，政府想盡辦法補貼生小孩，一邊卻每年編列預算讓外籍媽媽少生，只要避孕和結紮，就可獲得二千五百元到一萬元補助，比照殘障者及低收入戶，邏輯同樣是「素質差、養不起」。這竟是「人權立國」政府的作為。

在芋仔與番薯爭議之外的外籍配偶，以人數言，她們已經是台灣的第五大族群。不歡迎外籍配偶的孩子，正好照見台灣社會對新移民種族與階級、性別上的多重歧視。

「台灣已是多種族社會，這是台灣的新經驗，我們得重新學習。」王宏仁說。移民帶來新文化、新基因，如何豐富「台灣新故鄉」人口和文化面貌，是台灣人的新功課。

第二篇 跨國婚姻 雙方都在賭

新嫁娘憂：嫁到的，是熊還是虎？台灣郎怕：娶水某，會不會跑掉？



牽手後，考驗才開始

來，看這裡，再笑一個。胡志明市蓮潭公園裡跨國娶親的新人，各據一方，拍下甜蜜的婚紗外景照。

／記者黃義書攝影

在一輛輛綴著紅花的白色囍車駛入越南胡志明市的蓮潭公園水榭餐廳之前，一群群有些拘謹的男女老幼，早就蹲在餐廳前廊的陰涼處等待了。男人穿著拖鞋，瞪著老樹抽菸；女人衣服或許不光鮮，但是絕對整齊，因為今天是來赴喜宴的呀。

他們是這天結婚的眾多新娘的親友，天沒亮就摸黑搭巴士從鄉下趕來的；中午看完女兒結婚，就得回鄉去。

三天前相中 就拍婚紗照 安靜的喜宴 融合的起點

車門開處，來自基隆、卅六歲的小周，體貼地扶著三天前剛相中的越南妻子下車，隨著攝影師的指示，喜宴前緊抓時間在公園裡拍婚紗照。一切都這麼井然有序，打光的，拍V8的，照相的；還有專人送來越南婚禮不可缺的「六禮」：烤得焦黃金脆的乳豬、大串檳榔等等。

不論「同梯」大喜的新郎，除了台灣人，還有來自新加坡的華人或是韓國人，各方不同語言的親友分享一個喜宴廳，共用舞台上的高高疊起的玻璃杯以香檳豪氣淋下的儀式，胡志明市的婚姻相關業者都能應付自如，他們早已分工精緻而訓練有素。

跟著兒子來娶親的周太太滿意地看著媳婦，掩不住的喜悅帶著擔心：媳婦一句中文都不會，「和伊都講不通咧，想要疼也不知要怎樣疼喔。」她說，她只得先把手上的金錶和玉環脫下來戴到對方身上，肢體語言比較快啦。

不論如何，一場雙方家長極少交談的喜宴，只是跨國婚姻路上融合與磨合的起點。

夫尋逃妻 一個月好幾件 妻防家暴 人手一本手冊

「爲什麼這些新娘看起來並不快樂？因爲伊嘛真驚，不知嫁到的，是熊還是虎？」

在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小禮堂裡，處長吳建國正爲四十多對台越聯姻的準新人舉行「集體面談」，一對一面談早已不堪應付。他國、台、越語夾雜地耳提面命，駐外官員竟成了婚姻指導者。

他引用的是最近一期外國女性雜誌報導越南新娘來台的標題，不快樂的新嫁娘面對的是一場人生賭局。

其實，世上每樁婚姻都難預知結果，只是快速決定的跨國婚姻，更少的資訊，更大的鴻溝，「男女雙方都在賭。」吳建國說，受委屈的台灣郎也不少。辦事處布告欄上，密密貼著台灣各地法院寄來，通知返鄉不回的越南配偶出庭或判決離婚的公文書，就貼在陳由豪、朱安雄等通緝犯的相片旁。這樣的公文一個月要接好幾件，還有台灣老公打電話到辦事處，要求代尋逃妻。

正巧，七月中旬這幾天，越南大報「青年報」連續四天用了全版的篇幅，報導越南女子段氏日玲在台灣受盡凌虐的事；電視台跟進。吳建國得盡力爲台灣形象奮戰。工作人員搬來內政部剛寄來的越文版「家庭暴力防治手冊」，發送給每一對準新人，越南女孩掩嘴輕笑了起來。

就這樣，在小禮堂牆上阿扁總統玉照的注視下，又有四十多名南洋女孩成爲他的子民。

機場見面 護照就交老公 也有溫馨 公婆陪讀家教

提著一卡皮箱，印尼女孩阿雲獨自搭機奔台郎。在桃園中正機場，她連忙打開老公買給她的手機，用惡補一個月的國語對等在外面的老公喊：「想不想我？我是白色的，衣服和褲子……」彷彿幾個星期不見，老公可能忘了她長相似的。

一見面，老公對她說：「妳的護照給我，我幫妳收著，才不會丟掉。」阿雲那時沒多想，如今才明白：老公是怕她跑掉。

跨海到台灣，台灣新郎和外籍新娘，考驗才正開始。語言和不信任是其中嚴苛的幾項，跨越了障礙，幸福也就不遠。

嫁到嘉義縣的華裔越南姑娘錦翠是許多「在台越僑」同鄉羨慕的對象，不只是她老公是「呷頭路的」、她公公蓋的 hinoki（檜木）小木屋多麼美麗，還有她的婆婆會陪著她上識字班，陪讀還兼家教，結業時全家對她的支持還得了縣政府頒的「溫馨獎」。

年輕的婆婆高淑珍說，錦翠剛來只會說「爸爸，媽媽，吃飯」；要教她什麼，都要「表演給伊看」：電鍋的水要放到這個刻度，米要量幾杯。騎機車載媳婦到超市現場教學，認「特價」兩字，告訴錦翠：「那是比較便宜，可以買的意思」。

「大概半年，外籍配偶就能說、能聽了。」嘉義縣民和國小校長江連君觀察。電視偶像劇大概是最大功臣，電視是無親無故的外籍新娘的最佳生活良伴，對白加字幕，就是「語言教學」；但要能上醫院填掛號單、到銀行匯錢，學會書寫和生活技能，得兩三年。

「坐月子時，婆婆天天煮麻油雞，可是我只想喝越南酸湯和鴨仔蛋。」在識字班，從薄寮省來的阿金和同伴偷偷交換辣椒粉和魚露，「我老公嫌魚露臭臭。」種種文化鄉愁，許多婆家是看不見的，只得「新娘」自己排解。

有腳的商品 多半被禁足 給她們空間 不要沒信心

禁足，是部分外籍配偶在台灣常遭遇的生活難題。在都會區，禁無可禁；但愈到鄉村，禁足愈見嚴重。

南投縣中寮鄉龍安村村長廖振益說，村裡活動總想要邀外籍媳婦來「打成一片」；可是，她們的「侍大人（公公婆婆）」不愛她們和外人「摻作伙」，會「學壞了了」。廖振益忍不住牢騷，好心去家裡邀她們，老人家就念：「到時伊跑掉，你是要賠一個給我兒子做某嗎？」

「外籍新娘是有腳的商品，老公多半怕她們跑掉。」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畢業生沈倬如在她對外籍配偶的研究論文裡這樣描述。不少娶了外籍配偶的台灣家庭，對於外籍配偶的人際交往，有深深恐懼，常把外籍媳婦「學壞」（變得不好控制）看做是她們成群結黨、相互教導的結果。

南投縣竹山鎮上，老牌仙翁茶行這兩年賣起越南咖啡，茶與咖啡的調和，就像茶行的檳榔攤兼賣越南河粉一樣自然。老闆娘翁媽媽為越南媳婦和同鄉友伴開起的小生意，不意成了附近越南小姐和台灣老公的「同鄉會」聚點。識字班下了課，幾個越南太太騎機車，就來吃河粉，唱個十元投幣的國台語、越南卡拉 OK 再回家。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你的笑容那樣熟悉。」拿著麥克風，來自越南西寧省的阮氏鮮，把孩子交給老公，唱起她最愛的鄧麗君的歌。廿出頭，正是台灣美眉愛唱愛玩的年紀，阮氏鮮也一樣。

「要給她們空間適應新故鄉，讓她交朋友配台灣男子漢不要沒信心。」大家喊她「台灣媽咪」的翁媽媽說，這些新娘只要得了她們的心，「你要趕她，她也不走了。」而且，「她們若呷意，就把我家當成『台灣娘家』吧。」

第三篇 媽媽的母語 學校沒教

兒子作文寫「郵差」 情商郵局義工當家教 「新台灣之子」力爭上游 誰幫他們塑造圓夢的環境？



新台灣之子

如同嘉義中庄農家，許多外籍媳婦和台灣女兒總要做家庭代工，孩子就在一旁看童書，大家一起照顧。新台灣之子的教養責任，可不只在外籍媽媽肩上，他是全台灣的責任。／記者張天雄攝影

「拜託妳。」身旁響起陌生女聲，走過板橋郵局的 soho 族阿惠停下腳步，一個大眼、深輪廓的女子看著她。「可不可以幫我兒子看功課？」出聲求援的婦女轉身叫坐在郵局塑膠桌椅上寫功課的小男孩過來。

阿惠接過簿本一看：今天的作業是作文「郵差」，還要回答「郵局可以做些什麼」。來自印尼的母親堆滿笑意，跟阿惠說：「我兒子作文不錯哦。」注音夾雜著少許國字的作文，上過識字班的母親能看得懂，言下有些自豪；但母親不會答第二題，所以她直接把孩子帶到郵局來完成功課。

阿惠對婦人很是敬佩，連忙稱讚：是啊，是啊，寫得很好，妳兒子很讚。她帶婦人和男孩到郵局櫃台邊，拿了一個郵局業務簡介的摺頁，解釋給小男孩聽，還情商穿背心的郵局義工當起臨時家教。

「她當媽媽當得很賣力。」阿惠後來對朋友說，並不是每一個會在聯絡簿上簽名的台灣父母都這麼認真；她也自問：「如果是我，我敢在公共場所請陌生人幫兒子看功課嗎？」

「會生仔，不會教仔」憂慮出現

只是，隨著這一兩年「新台灣之子」嬰兒潮到了入學年齡，種種「新台灣之子發展遲緩」、「降低人口素質」、「外籍新娘不會簽孩子的聯絡簿」、「會生仔，不會教仔」的憂慮紛紛出現。「新台灣之子」赫然成了「新台灣包袱」。

部分醫師警告，外籍配偶生的小孩高比例發展遲緩；接著教育界說，外籍配偶和小孩是「教育新弱勢」，全國教育會議要列為「教改重點」；教育部的「教育優先區計畫」將外籍配偶子女列為指標，請教師特別輔導。

大家在驚慌中，未曾看見小學裡的極受重視的「母語」課程，有台語、客語、原住民語，卻獨缺這十多萬名異國媽媽的母國語言，她們的孩子在學校學不到「母語」。政策在不自覺的歧視與忽略中，將外籍母親的文化推向更邊緣。

各方憂慮交疊，不少知識菁英想當然耳地為未來「新台灣之子」預言了悲慘人生：因為父親多半是既老又殘，又多是工農階級，母親則是不懂中文的新文盲，於是「未來台灣生產主力的新移民之子」將會學習及適應困難或受排擠，還會「形成代代弱勢循環、少年犯罪率增加等潛在問題。」

但是，憂慮或矯治必須以事實為根據。「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等人權團體認為，「發展遲緩」、「適應不良」、「課業落後」的論述，並沒有紮實的調查為依據；沒有調查就急急推出各式挽救「移民新弱勢」的方案，「反映的並非問題的實質，而是台灣社會的偏見」。

不友善的嘲弄 是誰造成的

今年六月，內政部終於公布首次由官方進行的「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特別澄清：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子女發展遲緩比率為百分之零點一，低於國內六歲以下疑似發展遲緩兒的比率。可惜，內政部的報告，教育部高官沒留意。

「外籍新娘的小孩很容易分辨：不是過動兒，就是呆呆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夏曉鵬很驚訝，有位老師這樣對她說。「新台灣之子會適應不良，是我們的問題，還是他們的？」夏曉鵬對社會發問。

來台十多年的泰國媽媽謝芬妮記得，大女兒小學時，老師從泰國旅遊回來，在班上意有所指地批評泰國落後，都是人妖。班上小朋友幾十雙眼睛瞄向有泰國媽媽的女孩：啊？人妖。

夏曉鵬認為，如果整體教育、社會環境對「他們」不友善，教師的言語、行為透露出對新女性移民的偏見和歧視，一般學童也可能從大人那兒學到這些說法，嘲弄周遭新移民的子女。「自我實現的預言」效應就可能成真。

擔憂台灣競爭力被拖垮的知識菁英更該反省：移民二代的學習問題，是階級問題，或是種族問題？「適應不良」、「課業落後」、「父母無力輔導」等種種形容，不也同樣適用於土生土長的台灣窮人子女嗎？打破弱勢循環，正是國家的義務，不論孩子的母親來自何處。

移民二代 拚一個阿扁的夢

「人口素質到底怎麼定義呢？」中興大學行銷系副教授宏仁說，是看族群、出身背景、父母學歷、收入、還是國語說得好不好？幸好，我們有阿扁醜醜出身三級貧戶、父母都是老實農人的陳水扁總統，早該「素質欠佳」了；但是既然「台灣之子」的阿扁可以當總統，移民二代的「新台灣之子」，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機會和環境呢？

第四篇 認方塊字 順道解鄉愁

上學：認識台灣、學當好媳婦，更是建立社會網絡管道



這是大部分外籍配偶識字班的場景：

媽媽學識字，小孩來陪讀。

／記者張天雄攝影

周三晚上，嘉義縣太保市新埤國小總是很熱鬧，不只是因為這天校門口這條街會擺起亮晃晃、鬧哄哄的夜市，還有校門裡面「嘉義媳婦識字與生活適應班」的廿多名學生在上課。她們上學的「親友團」陣容浩大，陪讀的老公、小孩都在此聯誼。

上學 老公小孩陪讀

來台十年的印尼媽媽謝麗珍把自己塞進窄小的小學生課桌椅裡，學寫方塊字。早就學過這些字的女兒葉珮妤帶著弟妹在黑板上畫娃娃。「爸爸說，媽媽下課了，我們就去逛夜市。」

台灣老公在校園裡抽菸納涼等太太下課。四十三歲的養鵝人陳芳榮開玩笑說，「送某來讀冊」，是因為自己小時候「欠栽培」，現在要讓十九歲的少年太太一起補回來。

越來越多的外籍媳婦上學去，各地方政府或民間社團辦起各式識字班或生活適應班，要讓南洋來的媳婦早日融入台灣社會，以便將來教育「新台灣之子」。於是，她們成了「掃盲」教育的主要對象。事實上，她們不是真的不識字，她們只是不識方方的漢字。

教室裡的氣氛很熱鬧，小娃哭了，大夥兒幫著在教室後頭換尿布；剛和老公由越南探親回來的金泉拿出照相本，傳給同鄉的姊妹阿鸞看。還有，要記得傳一下越南來的V C D和魚露，這可是最佳鄉愁治療劑。

有人 一期上過一期

「重複上課的不少。」很早就努力推識字班的嘉義縣教育局社會教育課課長張翠瑤說，免費識字班五、六年辦下來，有些媳婦很愛來上課，一期上過一期，對她們來講，來聯誼見鄉親也是一大動力。

從陌生語言及家務中暫時逃離，到識字班，透透這人生地不熟的一口氣，也是識字班的一項功德。當然，多數識字班不只教識字，課程包含了台灣社會對這群外地新客的期待：不管妳從哪裡來，重新學做「台灣人」，打造台灣「好媳婦」。

學者批評，所謂「族群融合」是要求她們單向融入台灣，她們的台灣老公卻不需要學她們的語言及文化，獨尊台灣，未免有些「大台灣沙文主義」。

此外，識字班多少維護了夫家的利益，因此許多生活常識成為課堂禁忌，比如家暴防治。嘉義縣太保市新埤國小校長陳宸鈺說，有次警局主動要來講一堂「家庭暴力防治須知」，被某位丈夫知道了，馬上打電話來關切：「教這個是什麼意思？」校方只得請警局另行宣導。識字班師資也要注意，如果是年輕帥哥，一定犯大忌。

曾以外籍新娘為論文題目的沈倖如形容，有些識字及生活適應班設有家庭聯絡簿，每次回家要請先生簽名；課程等於是「好媳婦訓練班」，內容不外是如何煮台灣菜、孝敬公婆、拜拜，台語教的不是會話，而是複雜的「家族稱謂」，年輕的外籍太太乾脆放棄，課堂上傳起紙條聊天。

私塾 教開戶買機票

沈倖如曾在家中辦過外籍配偶的「私塾」，應學生要求，教些正式課堂上沒教的事，比如如何買機票、如何到銀行開戶；因為，這些老公都不肯教她們。學生的反應也令人玩味：有人把向旅行社詢價、訂位、機場櫃台畫位等步驟詳細寫在紙片上，再摺成一小塊藏起來；有人怕被夫家發現，全用心記在腦袋裡。

無論如何，識字班總是新女性移民認識、認同台灣的第一步，也是她們走出夫家門，建立社會網絡的重要管道。「能夠來上課的，都算是不錯的了。」張翠瑤說，那些被限制不能來上識字班的新移民，才更是需要關心的，這也是最困難的部分，「因為根本不知道她們在哪裡」。

「再遠的山頭，都會有嫁來很久的老大姐，」在台灣南部號稱「超級大媒人」的仲介業者陳文傳說，政府要重用這些「外籍老娘」的資源嘛，她們最知道自己人的需求。

永和社區大學和埔里外籍配偶的課程，邀請資深外籍配偶當講員，也當上課時的托兒保母，解決問題又增加外快。北市部分區公所也為「台灣老公」開越語、印語等課程，「了解對方語言和文化」是真心接納外籍配偶的重要實踐。

第五篇 她們的辛勞 誰來算帳？

承擔家務、生養後代，更是基層勞力生力軍

背著「外籍新娘」稱號，在台灣是沉重而辛苦的。快拿到身分證的阮氏金燕不明白為什麼有人問她：「妳多少錢買來的？」明明台灣小姑結婚訂婚的金飾、鑽戒、喜餅、酒席、親友交通費加起來，比她嫁來台灣還貴，為什麼光說娶外籍新娘就是買賣婚姻呢？

還有人說，她們來台灣「呷了台灣米」，生的小孩「十年後拖垮台灣社會福利」，彷彿她們是來瓜分寶島資源，卻完全沒回報。

事實上，近卅萬名的外籍女性新移民，不僅溫暖台灣羅漢腳被衾，更是勞動市場上不可忽視基層勞力生力軍。她們承擔的家務勞動與生養後代功能，這些「生產」與「再生產」的價值，如果一一數算，她們對台灣－不只對夫家－的貢獻，只怕很難抹殺。

中興大學行銷學系副教授王宏仁研究指出，三年前，已有近四分之一外籍配偶在勞動市場工作，換算起來就是約六、七萬名「外籍配偶勞工」加入台灣勞動部隊。這樣的數目，相當於在台卅萬名外籍勞工五分之一。

如今，政府的工作法令又放寬，只要有居留證就可申請工作證，因此投入勞動市場的外籍新娘越來越多。她們前進工廠、商店、家庭代工、農田，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彌補了勞動市場的不足，甚至補強了台灣欠缺的安養制度。

印尼加里曼丹的阿嬌，嫁到同是客家人聚集的花蓮縣豐裡村，來台九年，她照顧過的癱瘓的老人不少。先是在家照顧中風公公，為他擦背、翻身；後來，鄰居請她撥空照顧同樣癱瘓的姑婆，一個月付兩萬元，她才知道：「原來照顧老人也可以賺錢。」現在，她每月寄五千回印尼，其餘存起來給女兒讀大學。照顧老人兼到府打掃，阿嬌開始她的打工專業；安養與家務，正是現代台灣家庭亟需的勞力。

王宏仁調查發現，外出工作的外籍配偶平均月收入為一萬四千八百元，低於基本工資的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粗略計算，若以六萬名工作者計，這群「外籍配偶勞工」每個月為家庭、為自己創造了八億八千八百萬元的收入。

有時候，她們勞動，是不被計價的，尤其幫老公顧攤、幫家族下田，這些未就業的四分之三的外籍配偶，勞動價值又怎麼算呢？

印尼來的秀娜台語溜，嘴很甜，真「掙力（指勤快）」，嫁來嘉義番路鄉七年，看起來跟台灣農婦沒什麼兩樣。烈日下，她戴著防晒的臂套幫做農的老公把一箱箱木瓜搬上車，然後載到

嘉義番路鎮上郵局前賣。人家問她哪裡來的，她調皮地告訴你：「阮海口人。」其實她的口音，是閩南祖先帶到印尼棉蘭去的福建腔，沒想到來台灣還真好用。

台灣的婦女團體早些年推的「家務有給制」如果成真，外籍配偶的所得肯定高過其他台灣家庭主婦。她們每周平均家庭工時為卅一點二個小時，扣除周休二日，平均每天勞動時數為六點四小時，以基本工資換算，每位外籍配偶每個月應該有一萬零三百元的「家庭勞務所得」。但是，這些貢獻，誰來為她們算一算帳？

第六篇 孩子都長大了 移民署還未誕生

政府的移民政策到底在那？防堵、管制、監督，跨國婚姻備受歧視



異文化的擺渡人

南洋女兒遠嫁台灣，每一樁婚姻帶來新移民及下一代；移民帶來的多元，能不能成為新資產，就看台灣是不是有容納百川的肚量。

／記者黃義書攝影

今年二二八，阿青和她的法國老公和許多台灣人一樣，站在豔陽下參加了「牽手護台灣」的活動，只為表達他們愛台灣。不過，後來他們到縣警察局為外籍老公延長居留時，赫然發現，原本規定的三年效期縮短成一年。警察說：這是內部規定，因為假結婚太多了；除非有特殊原因，像生了小孩之類，否則只能給一年。

夫妻倆在警局力爭「阻擋假結婚」和「居留證效期由三年變成一年」之間，並沒有絕對關聯：如果是假結婚，連一年都不該給；如果是真結婚，為什麼要縮減效期？但是爭辯無用。

回家的路上，外籍先生問她：現在內規改成只給一年，會不會下次內規又改成只給半年、甚至不能居留了呢？她無法替她的國家回答。阿青說，那時她才明白：愛台灣不能一廂情願，尤其是外籍配偶。

生了小孩 才是玩真的？

「政府應該預設大家是真結婚，去查可疑個案；現在卻顛倒。先全都視為假結婚，除非生了小孩，才證明你們是玩真的。」阿青認為，這是對所有跨國婚姻者的歧視，也證明：政府沒有移民政策，也不相信台灣人的配偶。到底，政府打算拿這麼多的婚姻移民者怎麼辦呢？

當台灣有了卅萬名南洋及大陸籍的婚姻移民，政府才驚覺：台灣沒有移民政策！行政院去年底成立「外籍與大陸配偶相關議題專案小組」，並在今年六月中旬提出「現階段外籍與大陸配偶移入因應方案」，以達成游揆指示的在「入出國及移民署」成立前的過渡，並在五年內完成相關因應機制。

因應目前已狀況百出的移民問題，還要再等五年。

台灣本身其實是一個複雜的移民社會，但「移民」議題從不是政府關心的大政，監察院今年六月才提出糾正。再看行政院擬訂的「現階段移民政策綱領」草案和已送入立法院的「移民三法」，「入出國及移民法」、「國籍法」及「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例」，不僅時機已晚，方向及內容也令議者多有批評，因為立論主軸就是：怎麼走了白領人才，來了外籍新娘？

「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指出，移民綱領是在「防堵」外人來台降低台灣人口素質；從「移民三法」的內容可「嗅出公部門對新移民的管控、監督與歧視的意味」，諸如，未來移民署可不經聽證，就逕行撤銷居留許可，事後也無申訴機制，等於是針對新移民又成了「警總」。

社福保障 外籍的不算？

新法來不及上路，目前政府對待移民的狀況是：新移民事權分散在內政部、教育部、衛生署、陸委會、警政署、勞委會等，許多制度左支右絀，最後往往是禁制了事。

要說對移民政策有何建議，身在其中的民眾說不出大道理，但他們都知道外國福利和本國不大一樣。「外籍的生子沒補助，但本國的一胎三千元。」嘉義縣一位村長說，原本縣政府用生育補助鼓勵民眾多生小孩，但外籍媳婦沒身分證就沒錢。

基層社工人員指出，現行社會福利措施跟著「身分證」而來的制度，對隻身在台的外籍配偶不利。包括「特殊境遇婦女之緊急生活扶助」、「低收入戶生活補助」、「急難救助」等，都以領有身分證並設籍為要件，因此，在來台未滿四年、還未拿到身分證的外籍配偶來說，這期間就得祈求丈夫平安無意外，並且不會打老婆。否則一旦家庭變故或家庭暴力，現行福利救濟對她們也愛莫能助。這樣的個案在善牧基金會、賽珍珠基金會都有許多。

因為害怕新移民的素質不佳，於是「考過中文托福或測驗，才給身分證」是常被提及的建議。

拿身分證 要先考托福？

「這不太好吧？」原本在台灣當家庭監護工，後來嫁給雇主兒子的印尼籍張婉蒂搖著睡著的孩子，害羞地說，當媳婦的，很少自己的時間，要孩子睡了才能學寫字。但是她早就能說能聽，溝通沒有問題。

也有台灣老公為外籍太太抱不平。南投縣竹山的翁志銘說，要會寫字才能拿身分證，那台灣人都可以考過嗎？他不相信。在他看來，外籍太太只要知道「老公的名、厝住哪裡、電話番」，就可以了。

娶越南太太的竹雕師林裕允說，考中文托福是不用啦！但可以問外籍配偶的適應程度，而且能不能反過來想：「如果是真心結婚，不是來打工或幹嘛，身分證可以提早發嗎？」。

林裕允強調，對外籍配偶設限太多，拿身分證的門檻太高，反而是台灣老公的負擔，是找自己國民麻煩。

婚姻移民配額 罔顧人權

在眾多新移民對策中，「總量管制」或「配額制」也被提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夏曉鵬在一次演講時指出，即使是國外的移民配額政策，也是針對技術或投資移民，從不曾包括婚姻移民，因為這涉及人權。

她解釋，台灣的工農階級在婚姻市場裡「下架」，他們才會尋求外籍配偶。如果政府又限制她們嫁來台灣，不論是配額或財力證明，等於規定「台灣某些男人不得結婚」一樣荒謬。

即使是拿身分證當「獎品」，強制新移民參與一定時數的語文及生活適應班，以此做打破部分「禁足媳婦」孤立狀態的手段，立意雖佳，但仍有許多副作用。

這正是問題所在，台灣社會在語言、文化及心態上，都還沒有打破單一漢族的心態。

包容異文化 不是嘴上說說

駐越南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吳建國反省：越南有近十萬名女性嫁到台灣，加上七萬名越勞，在越南的台商也有三萬名，這是多大的語言需求；但台灣的大學裡不只沒有越文系，「連越南文課程都沒有」。

中興大學行銷系副教授王宏仁想推銷這樣的藍圖：「請到美麗的國家投資，因為我們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是雙語人才，既英語及任何國家的語言，經商、洽公無往不利。」這是揚棄「白澳政策」後的熱門移民國度澳洲，近年來的國際招商廣告詞，「外來移民是最好的國際資產，是多大的利基與商機」，王宏仁說。可惜台灣人很少這樣想過。

面對新移民，阿扁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說的，正是我們該有的胸襟：「海洋國家的包容，世界島的開闊，讓這一塊土地上的子民，視野和胸懷隨著地平線無限的延伸。」

第七篇 女兒受虐 村人哭了

「哪裡都有好人也有壞人」，要來台灣謝謝恩人阿玲的娘，最想煮酸湯給她喝！



右為段氏日玲之母武氏源，左為段氏日玲之父段文勇。

這是天下母親都難以承受的景況：村裡小販影印女子在異國被丈夫凌虐的圖片及新聞，站在女孩母親的豬肉攤邊，大聲吆喝：「看哪，就是她的女兒，嫁到台灣被老公虐待，手指被針刺、泡鹽水，還拿刀子割……」。

悲傷的母親收拾攤子，快步回家，生意是不能做了。她的女兒叫段氏日玲，因為台灣丈夫的惡行，年輕女孩不到卅公斤的身影登上台灣報紙頭版。

阿玲在台灣最痛苦的時光已經過去，但是消息傳到越南，當地大報「青年報」卻在七月中旬連續數天報導，給了家鄉的母親，四十三歲的武氏源，最艱辛的考驗。

阿玲的家鄉，是離胡志明市八小時車程的蓄臻省，這是許多台灣「越南新娘」的家鄉。車子奔行，得上了渡輪過河，陸路水路交錯，才到了村口。

阿玲的父親段文勇，以摩托車載客為業，他每個月能賺一百廿萬越盾（約新台幣兩千六百四十元）；阿玲媽媽賣豬肉，也能賺一百多萬，都夠生活，在村子裡算不錯的了。讓阿玲嫁到台灣，是希望她幸福，「比留在鄉下幸福」。

在茅草屋星羅棋布的村子裡，段家的磚房算體面。「因為阿玲外婆的姊姊很早就移民到美國了，」武氏源解釋，美國的親戚匯錢回來，為外婆蓋了新房。

靠著「僑外匯」——移民或外勞寄回的匯款，一棟棟茅屋換成磚房，訴說著越南鄉間「拚經濟」的另類方式。

「是我勸阿玲去台灣，現在我很後悔。」武氏源說，越南鄉下是苦，更糟的是許多男人喝酒、打老婆。

爸媽把中學剛畢業的阿玲交給介紹人，搭了巴士到胡志明市相親；沒多久，阿玲打電話回家，請全家上城參加她的婚禮。媒人要新郎送上聘金，母親曾看到文件中寫著聘金一千萬越盾，但信封裡只有四百四十萬元，還得扣掉四十萬元的車馬費。

阿玲到了台灣，打過一通電話之後斷了音訊。越南的仲介公司說，「人嫁走，就不干他們的事」，媽媽很生氣，不斷求助，當時協助翻譯與辦文件的台灣奇諾公司洪子賢答應幫忙。有天，通知段家，阿玲找到了，在醫院。

夫妻倆趕到胡志明市，以為阿玲只是被老公打，「等我們看到照片，我們跪在地上，幾乎半死了。」教會為阿玲獻上一台彌撒。村子許多人都哭了。近日檢察官起訴施虐老公後，中越媒體都登了阿玲微笑的近照，胖了點。段家夫婦騎上十一小時摩托車到胡志明市的台北辦事處得到最新消息，放了心。

恨不恨台灣人呢？「哪裡都有好人，也有壞人的。」

阿玲官司還未了結，但很想媽媽。透過台商的協助，武氏源這星期就要來台灣看女兒。「阿玲最想喝媽媽做的酸湯，我到台灣要天天煮給她喝。」媽媽笑了，她比劃著，她已經準備許多禮物，要送給救過阿玲的麵攤老闆娘、警察、醫師等等。

第八篇 一個台灣女性的觀想

法國老公、印尼嬸嬸，看台灣黑白觀

白人乸等於有錢？不過是寫程式 SOHO 族。南洋妻是來討錢？她說「我不是外勞仔」，家人才調整態度。

阿青（化名，三十歲，嫁給法國人的台灣女性）

前年過年，回嘉義老家吃年夜飯時，飯桌上同時多了兩個「外籍配偶」：我的法國老公和我厝叔的印尼太太。

同樣都是外國來的，可是我家人對法國來的和印尼來的「外國人」態度卻不同，讓我覺得對印尼嬸嬸有些抱歉。但我不敢問她心裡怎麼想。因為考慮到嬸嬸的感覺，所以我不能用真名。

那時，阿嬤用台語偷偷說印尼嬸嬸，「娶這個來，是來討錢的。」不滿地向叔叔要錢寄回家。阿嬤又關心地問我：「啊，妳乸賺的錢，敢會跟妳公家開（一起花用）？」兩套標準嘛，叔叔賺的錢不能給印尼嬸嬸，法國孫婿賺的錢卻該跟我分享。

我跟阿嬤吐槽，她愣住了，答不上來。因為這挑戰了她的世界觀。很多人都跟她一樣想法。

和老公走在老家田埂，包頭包臉的農婦走到我跟前，把頭巾扯下來，開玩笑說：「妳嫁到有錢乸囉，就不識嬸婆了。」什麼？「白人」就等於「有錢」？原來我的跨國婚姻，已經讓我「階級流動」了。其實他不過是個寫程式的 SOHO 族。

我們台灣人總以為白人就是比較好的，比較有錢的，跟他們結婚，是浪漫的聯姻；東南亞的人，比我們黑一點的，跟我們一樣黃的，就比較落後比較窮，南洋女人嫁我們，就是為了錢，就是買賣婚姻。西方與南洋，白與黑，先進與落後，浪漫愛和商品化，這樣的假設，在生活裡我是真實感受到了。

嬸嬸是印尼的華工後裔，會講閩南話。她才大我一歲，讓我看她的心情又有些不同。叔叔是廚師，沒有時間交女朋友，四十歲了，就去娶外籍新娘。他原本很怕她跑掉，全家人都幫忙防著她。嬸嬸一出去，家人就問：去叨位？一個月也才給她兩千五百元當零用錢，太少了。

嬸嬸知道大家不信任她，她不快樂。懷孕了，吵著要墮胎，因為她覺得這個婚姻不好，她不想要了。有次，她勇敢地告訴阿嬤：「我不是外勞仔。」

這有很多涵意：她是家人，不是外佣，我們要更尊重她；或是，她覺得外勞是另一個更低的階層，別用那種眼光看她。但我知道很多親戚背後喊她「那個外勞仔」。

叔叔想辦法挽回這個婚姻。他問了其他同樣娶外籍新娘的人，決定把孀孀零用錢調高到七千元，大家也調整態度，很快孀孀又懷孕了。叔叔也很夠意思，把岳父岳母從印尼接來台灣，替孀孀做月子，然後買很多禮物，讓岳父岳母風光地回印尼。

叔叔和孀孀現在感情很好，會手牽手談心。很多人批評「商品式的婚姻」，以為一定沒有感情；但我覺得是我們太迷信愛情了。比如，有些女生幻想嫁入豪門，就沒有利益交換的成分嗎？我們阿公阿嬤那一代，不也是憑作媒和聘金就結婚？

其實，很多跨國婚姻中付的「聘金」，大部分落入仲介口袋，只有一兩萬元是給了娘家。大部分外籍新娘的父母，是真心希望女兒在台灣得到幸福。我想，我們和「她們」，沒有誰比誰更高貴吧？

第九篇 台灣老公真情告白

給她適應期，這3年，我就累一點

教她：來台灣是建立家庭，不是打工賺錢，先把自己家顧好，才寄錢回娘家。

愛她：女兒聽越南歌入睡，學媽媽的話，很好！我不相信孩子程度會差到哪！



兩難題 公婆與孩子

跨海做台灣媳婦，外籍配偶所面對的台灣兩代、兩個難題：小孩與公婆。／記者張天雄攝影

林裕允：三十五歲，竹雕藝師

越南妻子的台灣老公娶外國的，一定要有心理準備，我給她三年適應期。這三年，我就累一點，要做、要教，家事再慢慢放給她做。現在小孩是我幫著帶，妳看我女兒吃得多「膨皮」！

如果，沒有去越南娶老婆，我大概還在混；現在，我女兒都會叫爸爸了。我老婆小我十四歲，我當成妹妹來教，我教她道理、多讓她一些，不是一有問題，就趕人家回去，再娶一個。我跟她說：我娶妳來台灣，是來當「老婆」的，不是來當「女人」和「傭人」的。

比起她的家鄉，台灣是花花世界，她當然會好奇，她才廿一歲。我不會把她「綁在厝裡」，誰都需要朋友，她的心「在家」就行了。

她以前在越南，一個月薪水七十萬越幣，大概台幣一千五百多，她會覺得：台灣賺錢很容易。但我讓她知道台灣的金錢觀：我們房貸每個月一萬多，還有吃、穿、小孩，台灣錢多，也花得多。我帶她去大賣場，看每個東西的價格，換算成越幣，她就知道台灣生活很花錢。

很多人吵架是爭執要寄多少錢回娘家。我結婚前就講好：要先把我們自己的家顧好，穩定了，才寄錢回娘家。去年，丈母娘蓋房子，我也是寄了五百美金回去。我教她：來台灣是來建立家庭的，不是來打工賺錢回去的；我們兩人的家，是要過長久的。她都懂。

我不會擔心我們的下一代素質不好，我們台灣人去外國娶的，都是挑漂亮、伶俐又乖巧的，品種絕對優良，生的孩子就看我們怎麼教了。

她現在會唱越南兒歌哄女兒睡覺。讓小孩學媽媽的話，這很好。孩子的教育，老公也有責任，幼稚園也會教，所以程度會差到哪，我不相信。

她生完孩子後去讀識字班。可是，她讀了三天，四五個月大的貝比就哭三天，我實在「凍未條」，跟她商量：是不是等孩子大一點，再去念？

我老婆真的很好，我只有一個小期待：妳煮越南菜，妳吃就好，不用強迫老公吃，兩個人不用吃一樣，哎喲，我們互相尊重嘛。

第十篇 越南農夫吳文廉

我家 4 個女孩都嫁台灣郎，很幸福！

有無寄錢回來，沒關係！老公疼就好；家裡羊大了，歡迎女婿來吃越南羊肉爐。



望向新故鄉

老實的台灣郎，美麗的越南娘，隔著窗口，遞出結婚面談申請書，我們就要牽手一輩子了。／記者黃義書攝影

「我們家族有四個女孩兒都嫁到台灣去了。」留著小鬍子的五十三歲越南農夫吳文廉笑瞇瞇地說：「她們很好，很幸福。」這包括他的女兒吳氏霜。

幾個堂姊妹在台灣有伴，相互照顧，上個月一個妹妹生產，兩人從台北、一人從台中趕去探望，還打電話回越南報喜--吳家的電話是台灣女婿和女兒出錢裝的。

做父親的很欣慰，覺得為女兒的婚姻做了正確的決定，「她的人生有了出路，她的孩子也是，不用當農夫了。」所以，「還有三個姪女想嫁到台灣」。

就這樣，呼朋引伴，靠著人際網絡的引介，越南九龍江平原（舊稱湄公河三角洲）上，幾個世代傍河而居的務農家族裡，女孩一個一個乘著噴射客機，隨著台灣郎，在海洋那邊的小島落腳、生根。手機讓離鄉背景的女孩在異鄉搭起了同鄉姊妹的連絡網，姊妹伴，不失散。

吳文廉家族世居的的芹苴省，和同塔省、西寧省一樣，都是南越的農業省分，是大部分「越南新娘」的原鄉；去年近一萬兩千名越南女性嫁到台灣，超過兩千人是來自芹苴。

乘著計程摩托車，沿著河道旁的窄徑，進入綠蔭蔽天的村落，景象宛如推銷越南觀光的影片：戴著傳統斗笠的農家女，坐在扁長的小舟尾划槳，船上載了作物，要趕去市場賣錢。

吳文廉的船更大，可滿載羊隻、作物，也可在船上過夜，好讓他行船四十八個小時，直達胡志明市，賣得更好的價錢。「房子是賣羊的錢新蓋的。」吳文廉說。

在村子裡，若是哪個人家的茅草屋換成新磚房，可能就是女兒嫁了台灣郎，比如，他的弟媳裴氏肯。女兒吳氏阿滿嫁到台灣十六個月了，剛生了小娃娃。比丈母娘還大上三歲的台灣女婿，提親那天，到鄉下看到寡居的丈母娘住在茅屋裡，擔心「容易失火，太危險了」，回到台灣，

分幾次寄錢回來，吳文廉幫著弟媳請工購料，花了五千八百萬越盾（約新台幣十三萬元），蓋起陽春卻牢固的小磚房。

阿滿和阿霜是同批去相親的，同時被選中，一起嫁到台灣，裴氏肯很放心。「女婿比我老，沒關係，對阿滿好就好。」

吳文廉八十一歲的母親是歷經越戰、帶著兒女逃難求生的堅毅婦人，老來面對孫女紛紛遠嫁，「我一直哭喔」。沒牙扁著嘴、穿寬大布衫搖著蒲扇的阿嬤說，如果是她，絕對沒有孫女的勇氣，「嫁那麼遠，看不到父母、看不到朋友、看不到故鄉，我捨不得。」

學過漢字的阿公突然大聲背出長串越文，把兒孫都逗笑了。翻譯說那是「論語」之類的，排華後就沒有人學了，只有老一輩的人還能寫漢字。吳文廉說，阿公的意思是，台灣人和越南人很近，都是亞洲人，「比外國人（指西方人）更親切。」

阿霜和阿滿出嫁幾個月，阿嬤就想念了幾個月。直到四個月前，阿霜寄了七十多萬越盾（約台幣兩千元）回來，請父親裝設電話。電話一響，孫子都知道，「趕快叫阿嬤來聽」。「每次拿起電話，第一個問題都是：妳過得好嗎？老公疼妳嗎？」吳文廉說，過再久，也要問這一句的。

「有沒有寄錢回來，沒有關係，幸福才是重要的。」吳文廉說，小夫妻也要存錢過自己的生活了。他俐落地走過屋後架到河中大船的木板，帶我們看他新養的羊。

「羊已經八、九個月大了，可以殺了。」吳文廉親切地要我們轉告他的台灣女婿：羊大了，可以回越南吃羊肉爐囉。

第十一篇 TORO 妹真情告白

「我還有外國血統咧！」

爸爸是盲人，媽媽是泰籍，一個看不見，一個聽不懂…「我很佩服她，要是我，早就走人了」

泰籍母親之女／十八歲

最討厭別人叫我「泰國仔」，台語尾音還往上揚的那種語氣。是呀！我媽是泰國新娘，那又怎樣？我還有外國血統咧，你有嗎？

不過，那是國小、國中的時候了。那時候，十多年前，我們雲林海邊的村子，就有外籍新娘了，都是泰國來的，大概有兩三個吧。現在全村幾十個，印尼、越南、大陸的，誰家沒有娶外籍？

我長得和別人不太一樣，輪廓比較深吧。國小、國中被笑是「泰國仔」，還有更難聽的，我不想講。到了高中，外號從「泰國仔」變成「混血兒」，同學還會羨慕：混血的比較漂亮。哈哈！我的身價好像不同了。

最近有人說，外籍新娘生的孩子素質差，比叫我「泰國仔」更生氣。說這些話的人太可笑，他們由我們的立場來想過嗎？

我媽嫁來台灣，一句台語都不會，我爸爸是盲人，幫人收驚。我媽說，我爸坐在床邊一句一句教她講台語。他們一個看不見，一個聽不懂，到底怎麼溝通，我很難想像。

我媽說，反正每天聽台語，不會也會了。我小時候當然會抱怨：為什麼我媽不會教我功課？我寫字好不好看，她也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念書這件事，還是要靠自己吧，不會的，問同學、問老師啊。那些父母都很忙的小孩，不是一樣也沒父母教？

我媽會參加我的家長會，她講的台語是海口腔，這比泰國腔明顯。哈哈！而且，我媽管教小孩很嚴，這些比教寫字重要吧。

她嫁來台灣很不幸福，家裡窮、叔叔會打人，阿嬤還罵她是「買來的」。她懷我七個月的時候，還要去挖竹筍，情況很糟。我們長大了，會護著她，跟阿嬤頂回去。在她那個年代，嫁不好的外籍新娘早就跑掉了，可是她沒有，熬到我們長大。我很佩服她，要是我，早就走人了。

她只會埋怨當初媒人會介紹她嫁給這家，結果媒人講：「嫁青暎的，不會賭博啦。」我媽把這個當笑話講，笑到流眼淚。

她嫁到台灣快廿年，很想念泰國，常常唱泰國歌；家裡還有朋友送的泰國國王和皇后、女兒的照片，泰國佛像、衣服。她娘家親人先後有七個人過世，她都沒有辦法送終，家裡不讓回去。

這些年，爸爸過世，我們搬出來住，媽媽和朋友開個泰國小吃店，她終於比較快樂了。附近做高鐵工程的泰國外勞來吃飯兼聊天，家裡籬笆壞了，他們也來幫忙修理、粉刷，很有同鄉的感情。

我媽去年終於回去泰國了，只去半個月。我一直趕她回去，她以為我們不要她了。我想，她前半生夠苦了，後半輩子她應該哪裡快樂就去哪裡，如果泰國比較好，想回去定居，我們也都會贊成，我會賺錢養她的。